八編類纂

入編類纂卷之一

圖書編

六經類

易

漢儒所說龜文可證者、莫如大戴禮經注之言、大抵圖書之說、至宋始詳、其源發于希夷、而劉牧亦從范諤昌傳、希夷之學、其紊亂圖書、特錯午言之以祕其術爾、熊朋來

河圖洛書

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敘而非洛書也、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

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爲九疇則洛書之爲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爲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爲乎使皇極儕於庶徵之恒暘恒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使旣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並列於龜背。則其爲贅疣不亦甚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曾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有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爲瑞。

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敘宜矣禹功可矣。奚必以鯀功之不成先之乎。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誠亦怪妄也已、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者。寇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以言聖經乎。王禕洛書辯

乾父之處西北也。豈徒逸於無爲哉。抑將防閑於陰禍也。戰乎乾言陰陽相薄者則其義焉。陽繪論後天八卦方位

夫應者同志之象也、位者爻所處之象也、承乘者逆順之象也、遠近者險易之象也、內外者出處之象也、

初上者終始之象也是故雖遠而可以動者得其應也雖險而可以處者得其時也弱而不懼於敵者得所據也憂而不懼於亂者得所附也柔而不憂於斷者得所御也雖後而敢爲之先者應其始也物競而獨安靜者要其終也故觀變動者存乎應察安危者存乎位辯逆順者存乎承乘明出處者存乎外內近遠終始各存其會辟險尚遠趣時貴近比復好先乾壯惡首明夷務闇豐尚光大吉凶有時不可犯也動靜有適不可過也犯時之忌罪不在大失其所適過不在深動天下滅君主而不可危也侮妻子用顏色

而不可易也故當其列貴賤之時其位不可犯也遇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王弼周易略例）

感不以義雖遐而不可懷也應必以理雖遠而不可棄也剛未必勝失所據也柔未必危得所御也夫適時之變不在多算合世之功不待博救統之有宗理之有主善從事者司契而已二五多譽卦之宗也三四多懼爻失中也苟獲其中雖弱必治苟非其正雖強必災是以大有六五柔非其體在卦之宗雖柔猶吉同人九三剛得其位非爻之中雖剛猶危強而失正則強不足安弱而得中則弱不足患小畜卦稱密

雲不雨而上九爻云既雨既處在於不雨之時而獨以能雨爲德者。存乎物之所欲也。履卦稱履虎尾不咥人亨而六三爻云履虎尾咥人凶在于履亨之時。而獨以見咥爲凶者。存乎衆之所忌也。夫負世之才。雖小無易。適時之望。雖大無難。王弼易總論

圖書編

蓋坤復晦朔亥子之際天下之極深處也是之謂淵生生之本也此圖書一皆居下而坤坎之位不可易也歟。圖書一皆居下

太極河圖

雖曰一六在下。二七在上。其實皆陽上而陰下。雖曰三八在左四九在右。其實皆陰左而陽右。雖曰以五生數統五成數其實皆生數在內而成數在外。雖曰陰陽皆自內達外其實陽奇一三七九陰耦二四六八皆自微而漸盛。彼欲分裂其幾點置之其處而更亂之盍即此太極河圖觀之哉但陰陽左右雖旋轉無定在也。而拘拘執河圖虛中五十無位之說是又不知陰陽合於中心而土本天地之中氣也太極河圖說

河圖天地交

一三七九陽也天之象也二四六八陰也地之象也即奇偶位次而天地之交見矣

洛書日月交

一三七九陽也日之象也二四六八陰也月之象也即奇偶位次而日月之交見矣

天地交則泰矣。易卽嚴艱貞於九三。日月交則既濟矣。易卽謹衣袽于六四。君子因圖書而致愼于交也深矣哉。若夫統觀河圖。除中五十。則外數三十。徑一圍三。故圓。謂圖爲天之象可也。統觀洛書。除中五數。則外數四十。徑一圍四。故方。謂書爲地之象亦可也。圖之數五十有五。其數奇而盈也。非日之象乎。書之數四十有五。其數偶而乏也。非月之象乎。潛神圖書者可無反身之功哉。蓋天地日月之交。卽吾人性命之理。姤復之機也。果能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天地交而一陽含于六陰之中。日月交而一貞完其純陽之

體。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化生兜之神妙不在圖書而在我矣。否則圖書固不當互相牽扯。而圖自圖書自書。亦方圓奇耦之象數耳。於窮理盡性致命之學何與哉

河圖天地交洛書日月交論

參天兩地而倚數此是聖人解河圖。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此是聖人解洛書。參兩參伍此是聖人作易本旨。一部易皆是參兩參伍之妙用。參兩參伍非是兩事。河圖洛書始終妙在參兩二字。一三五參天得九故生南方九。九七五得一故生北方一。三九五得七故生西方七。七一五得三故生東方三。老陽少陽互

爲生成皆是參天二四兩地得六故生西北六六八得四故生東南四二六得八故生東北八八四得二故生西南二老陰少陰互爲生成皆是兩地圖書參兩參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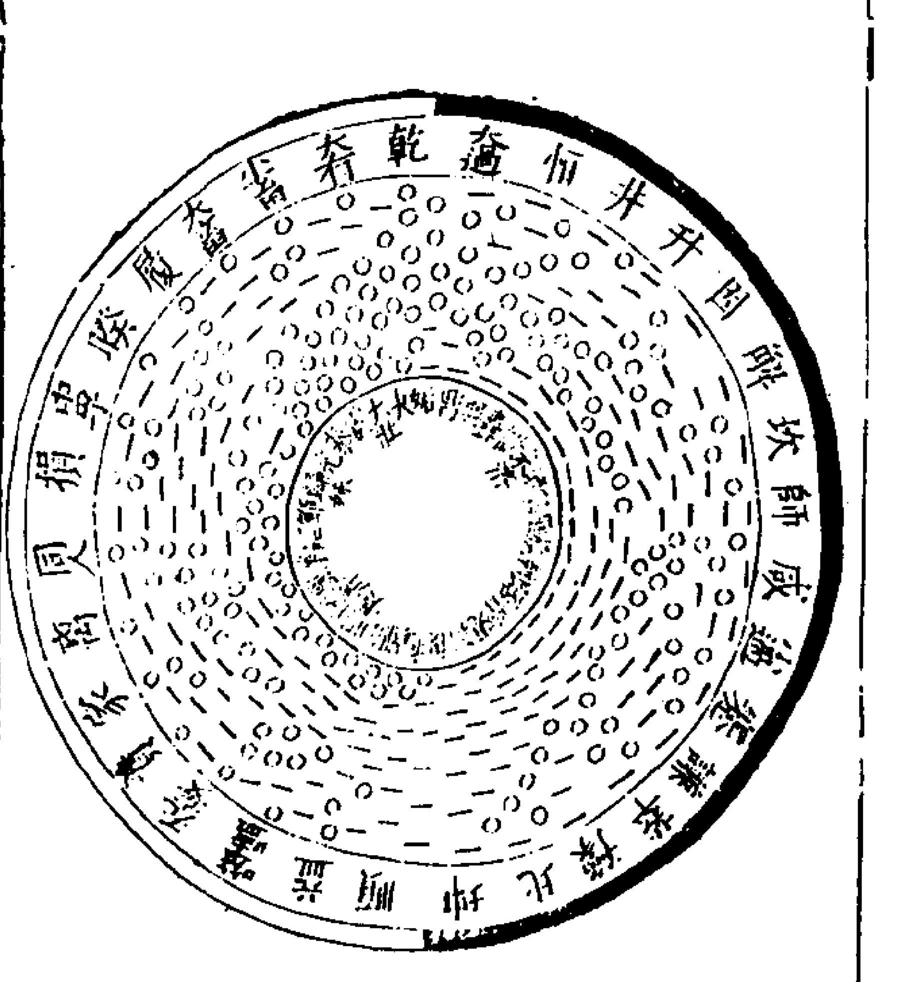
總論

河圖之數十十者天地之全數無盈虧也洛書之數九九者天地之活數無窮盡也圖書參兩參伍總論

伏羲俯仰觀察流傳數千載未嘗無易何爲不知流行變動直待文王而後改哉且伏羲之時帝出乎震而文王改時天地定位曾得而改易之哉即如先天且非一圖之可盡又安知二圖非一人之畫也觀易

云一陰一陽，即云陰陽不測，云一闔一闢，即云往來不窮，云天地定位，即云帝出乎震，其意蓋可識矣。噫，謂後天既改于文王矣，而乾坤屯蒙需訟不自仍其改定之圖以序易，又何也。蓋六子必非聖人所能進，乾坤必非聖人所能退也。後天卦圖說

太極六十四卦圖



此圖即先天圓圖次序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秩然於一圖之中陽在左而上下皆陽包乎陰陰在右而上下皆陰包乎陽雖卦位稍參差不齊實於卦爻未嘗與之以己意陳剩夫曾以此圖上之

憲宗朝原圖下有一心字以圖當中心一點未免視圖與心為二也今止存其圖云夫卦止六爻六爻即六位也此圖參差錯綜雖曰連其虛位不免七其數矣似與舊圖不合然以七日來復之義揆之亦與易道不相妨也是故乾純陽也坤純陰也而陰陽皆由微至著其機實始于姤復之間自一陽以漸至純陽

自一陰以漸至純陰、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試自陽儀觀之復本一陽在下順則二陽而陽尚上屯之二陽進而在五益雖三陽五上相連震則陽進而六四矣由此漸進爲大壯爲夬爲純陽之乾而陰儀由姤漸進至坤亦如之是造化固不由積累而成而詳玩此圖謂其無漸次不可也太極六十四卦圖說

八卦相錯、神妙萬物、且不可以先天後天分也明矣何必曰進六子、退乾坤、爲文王所更定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乃後天卦位也、今所傳之易、乃文王之易何爲始乾、即繼之以坤、又繼以屯蒙需訟師比而不

依乎後天圖之次序耶此皆自先天圖後天圖之辨異言耳然說愈繁愈支又有以二圖而強合之者

先天後天總論

凡吾說圖之意所以明其爲活數我數也天地之用水火二物而已造化太初水火同原其始也水胎火於正北火騰水於正南水火交而金木生以正物命其繼也木金反於水火火又反於水歸藏母胎以端化原於是乎有數傳稱物生而有數數而有滋滋而有象是也歸六十四卦於八卦歸八卦於乾坤而歸乾坤於吾喜怒哀樂之未發則中在我羲文周孔之

深意也夫喜怒哀樂愚夫愚婦所必有而圓之中在焉則天地萬物始終之理豈不在人哉是我數也然則喜怒哀樂亦有數歟曰數者節也灑掃應對進退辭讓之間徐則圓疾則不遜不疾不徐有數存焉如從一至十之不可遺不可紊也是所謂節也是以不瀆不諂謂之知幾之神而或徐焉則多於數或疾焉則不足於數亂於威儀見乎四體是謂冒眞於非幾非幾凶悔吝隨之矣則喜怒哀樂不有數數不在我哉象月者白爲望黑爲晦半爲兩弦似矣至合璧則無所措其巧何者合璧黑白同也判之非非合半之非

璧則示意于黑白純半之表使人以意取於白黑純半之表得其所謂黑白同者抑良工苦心矣圖書亦然象陽以奇象陰以偶左乾右坤如月之弦亦似矣至坤復晦朔亥子呼吸之際則無所致吾意何者奇偶同也奇偶之象止及於晦朔亥子呼吸而不及其際其際則非晦朔亥子呼吸而實晦朔亥子呼吸同故也君子將神明所歸得所無晦朔亥子呼吸同者亦惟於奇偶純半之表深研所起意寘焉而得之心可矣圖書象數總論

易大傳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十月小雪節剝之上九一爻至此剝之已盡矣交小雪之日是純坤也而復之初爻一分之陽已生於此時矣積三十分至十一月冬至乃復卦初爻是復之初爻生於十月交小雪之時非生於冬至之日也四月小滿節夬之上六一爻至此夬之無餘矣交小滿之日是純乾也而姤之初爻一分之陰已生於此時矣積三十分至五月夏至乃成姤卦初爻是姤之一陰生於四月交小滿之時非生於夏至之日也乾坤十二爻當十二月每爻積三十分方成一日一分如小雪到冬至小滿到夏至亦三十日十二爻計三百

六十分當三百六十日而當月之爻有十五分。却在前月交中氣之月已生矣。此造化之幾也。可見幾之初生甚微可畏哉。此聖人所以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而聖學必慎獨研幾爲第一關也。造化之幾闡說

世之學易者不究其本原務欲以皇極經世同於義文周孔之易可乎。皇極經世論

夫易本以明變自六十四卦觀之一卦一義不相同也自三百八十四爻觀之一爻一義不相同也而位則六而已矣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此卦爻之通義也故謂卦無變不可也謂某

卦變自其卦、不可也、其卦變、其卦不變、不可也。蓋易道無窮、聖人觀象取義、亦非一例、隨其卦之所重、與象之易見者、各指以示人、非特以其變而言也。凡曰往曰來曰上曰升之類、皆自成卦之後觀之、似有此往來升降之象耳、非眞自外而之內、自此而之彼也。

卦變圖說

範有九疇、所陳者理、而蔡氏範數、非九疇也。世俗皆宗其說者、蓋泥于範出洛書、見書之數九、疇之數亦九也、遂以數求之、而不知是理也、非數也。如以數而已、則禹受之、武王訪之、箕子陳之、更三聖矣、不聞有

一言之及於數者豈範錫神禹尚有不盡之秘而參寥千載必待蔡氏以發其不傳之數耶此可以明範數之非九疇矣而宋儒則未之察也故愚又謂洪範非洛書也禹之訓誥也要之垂世以敘彝倫因事以立法則亦不出於書者猶之羲文之易也太公之丹書也皆可以垂訓而以爲必出於書者非也範數非九疇也蔡氏之書也要之因占以設教因事以示戒則亦不必出於疇者猶之楊氏之太玄也焦氏之易林也固可自成一家而以爲必合於疇則未也故先儒劉牧謂圖書同出伏羲之世河南程子亦謂聖人

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知圖書皆所以畫易、則知範之不出於書矣、知範之不出於書、則蔡氏不得以數明疇矣、世徒見緯侯之書詳聖人受河圖之始以為河出天苞、洛出地符、河圖龍發、洛書龜感、聖人之受圖書於天、其始皆有神物以受之、以是為可以厭服天下與來世也、而通人達士莫能討覈、世儒因是以信其必然也、增長而附益之、以成其說、譬之律令、其始若畫一、而功文以繁之、則千機百算者出矣、是故有以十為洛書九為河圖、如劉長民張文曉者矣、有以先天圖為河圖、五行生成數為洛書、戴九履一圖

爲太一下行九宮數如蔣得之者矣有謂得圖書於青城山隱者有謂別傳圖書於異人而爲九十皆河圖洛書非圖之說者有以六十五字爲洛書本文者今夫六經之始也其作易也不知有書也其敘書也不知有詩也而其道並行譬之七曜之懸於天也五氣之布於時也道固章章在矣而後世擬易而易晦矣補書而書亂矣續詩而詩失矣三傳作而春秋微矣補周禮而禮亡矣此僭經擬經竄經經絕而後世多異論也其謂龍馬出河伏羲遂則其文以畫八卦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

九類此孔安國之說也其謂伏羲經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此劉歆之言也其謂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四此關朗之論也宋儒邵子亦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嗚呼信如是則易出於圖無圖即無卦矣範出於書無書即無疇矣而聖人作經之本不既遠乎其說起於緯候之書三代更帙易卦則同而連山而歸藏而周易未嘗外伏羲所作別爲一易也乃邵子圖學

以此爲周之易而非伏羲之易別出橫圖於前左右分析以象天氣謂之圓圖於其中交加八宮以象地類謂之方圖易於天氣地類蓋象交奚俟夫圖而後見也且謂其必出於伏羲既規橫以爲圓又填圓以爲方前列六十四卦於橫圖後列一百二十八卦于圓圖上古無言之易何若是紛紛哉劉向作洪範五行傳其言某事致某災某災應某事捷若形影破碎分析世以災異之學病之而遂疑念用之疇或未可盡信夫人君事天如孝子事親日候其顏色喜怒以爲已之悖順此所謂念也徵而休焉修之當如是而

求其肅必時雨乂必時暘晢必時燠謀必時寒聖必時風則難矣徵而咎焉厥之當如是而求其狂必恒雨僭必恒暘豫必恒燠急必恒寒蒙必恒風則舛矣。

蔡元定作皇極內篇衍洪範不傳之數以疇之月合書之九九衍之而爲八十一八十一衍之而爲七百二十九極之於六千五百六十一焉洛書數之祖洛書而推之于不可窮此元定之精于數學也若謂洪範之缺藉以推衍何其敢于誣經也哉是故六經之道幾絕而復明者諸儒傳經之力而使大義不盡明于世者諸儒牽合擬附之罪也 蔡氏洪範皇極論

自漢而下如京房楊雄關朗司馬君實各有圖焉以其愚則精矣以其象數則密矣以爲是即天地自然之造化則未然何也京楊於易之卦爻不免以己意減損之其餘又非二子比也先儒諸圖總論

眞西山曰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産業庫藏之積其子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積之世守其産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産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

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
牽制於文義之末以是為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
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散忘失至
為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
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

邵雍曰君子於易玩象玩數玩辭玩意夫易者聖人
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及其
消也闔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闔一闢渾渾無迹非
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程頤曰若謂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五

陰五陽之卦各六皆自夬剝而來今觀五陽五陰之卦即一陰一陽之卦也果既自復姤來又自夬剝來乎諸如此類皆求之不知其說此易學所以愈支而愈晦也是非謂諸儒不宗易也謂其不肯宗孔以明乎易或各自爲一易焉可也謂其發明周易則非也

經濟編

紀聞丟眞卿同赴洛在途共論易太極槩曰太極者蓋謂混沌之時矇昧未分日月含其輝八卦隱其神天地混其體聖人藏其身然後廓然既變清濁乃陳二儀著象陰陽交泰萬物始萌六合闓拓老子云有

物混成先天地生誠易之太極也而王氏云太極天地愚謂未當夫兩儀之謂以體爲稱則是天地以氣爲名則名陰陽今若謂太極爲天地則是天地自生無生天地者也老子又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資始冲氣以爲和原元氣之本求天地之根恐疑以此爲準也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準天無復其餘也夫天清地平兩儀交泰四時推移日月耀其間自然之數雖經諸聖孰知其始吾子云曚昧未分豈

其然乎。聖人人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于未分
之內。老氏先天之言。此葢虛誕之說。非易者之意也

八編類纂

稗編

六經類

書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

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師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

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隷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

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孔安國尚書序安國所得孔壁之書雖爲之傳而未得立于學官東京而後雖名儒亦未嘗傳習至隋唐閒方顯往往人猶以僻書奧傳視之繕寫傳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尚是安國所定之隸書而未嘗改以從俗字猶今士大夫蓄書之家有奇異之書世所罕見者必是舊本且多古字是也噫百篇之書遭秦火而亡其半所存者五十八篇而其閒此二十五篇者書雖傳而字

復不諧於俗傳於漢者爲科斗書傳於唐者爲隸書皆當時之人所罕習者蓋出自孔壁之後又復晦昧數百年而學者始得以家傳人誦也 通考論古文今文尚書

朱文公語錄云典謨之書必是經史官潤色來尚書誥命皆分曉亦是當時制誥是朝廷做的文字如盤庚酒誥等篇皆是當時與民說話正如今之榜文曉諭方言俚語隨時各不同後來追錄而成 鄭樵古文今文辨

中星二字始見於孔傳曆象日月星辰之下前是未見也堯典候中星之法歷一月而中星移次歷三月而中星移方地之四方一定不易而天之四象十二

次二十八宿運轉不停惟春分星鳥南星昴西星虛北星火東天位與地位合春而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矣所謂中星移方者如此堯惟舉四仲初昏之中星月令則十二月備舉之堯典中星舉四象十二次月令專舉二十八宿且患井斗度闊而別舉弧建以審細求之堯典惟求之初昏月令則併求之旦而必考日行所在以見中星去日遠近之度焉朱子嘗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以是知中星之轉移即天體之轉移也定一歲之運實本於日之行度春秋分百度冬夏至一百一十

八度率一氣差三度分至之相距必六度故增減每十八度此法之由來必已久矣堯典雖略然賓出日餞納日冬夏至致日行之惟謹且星鳥星火星昴星虛必冠之以日中日永日短宵中非求日之所在以定中星乎月令四仲月仲星春昏弧中夏昏亢中秋昏牽牛中冬昏東壁中鄭氏曰月令與堯典異舉月本也漢志亦引月令章句謂中星當中而不中或不當中而中進在節初自然契合且又有一證三統曆後晉志冬至中星皆在奎度宋元嘉曆方退至壁八度爾豈有月令時仲冬已昏壁中而漢晉乃反在奎之

理月令仲冬惟舉月本也此所以昏東壁中也陳櫟中星考

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至朱子之時則日在斗昏中壁此見歲差之由而歲差之由恒于中星知之苟以爲互見其法無乃甚踈邪貝瓊中星解

太陽以逐月中氣後移一辰自有定法如昏旦中星只當以月建對衝昏旦互求之孟春昏中之星即孟秋旦中之星孟夏旦中之星即孟冬昏中之星不可拘一月一星傳曰火中寒暑乃退六月初昏心星中而暑退十二月平旦心星中而寒退此即求昏旦中

星之捷法也熊朋來月令中星

子王子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武王為生民請命其於紂放廢之而已必不果加兵其頸也既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為紂嫡冢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面縛銜璧衰絰輿櫬造軍門以聽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憐武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有殷之祀示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遯于荒野恩禮舉行悉徧而未及微子以遯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於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耳奔周之說毋乃謬乎至于此

干箕子俱以死諫偶比干逢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因之爲奴耳因而爲奴如漢法髡鉗爲城旦舂論爲鬼薪是也而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楊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於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它日之必訪已而預不死以待之哉金履祥微子不奔周辨

圖書編

不特說命中朝夕納誨秖若休命君臣皆非虛語歷觀微子崇德象賢蔡仲率德改行君陳之孝友畢公之保釐君牙之率祖冏命之匡不及君之責承皆實

意而臣之受命者亦皆實事豈若末世詞命一出於故奚曾不論其才德堪此命否也又妄望其視王命之有赫儼然受天明命哉若夫成王顧命不徒委寄得人允爲萬世託孤標準然其所謂亂威儀貢非幾一皆據其平生之所操存蹈履者以垂訓嗣王莫非實語實事何爲承君迷亂之際假遺命以擅權也噫以君牙冏命之書尚有以翰林制誥格于視之者孔子刪書之旨益微矣書有六體而亦有不盡然者如禹貢洪範武成金縢與五子之歌是可盡以六體拘之乎但書之體雖不同要不越乎史氏所紀錄也古

者左史紀言、右史紀事、禹貢武成金縢、得非右史之所紀乎、洪範五子之歌、得非左史之所紀乎、然則書亦史也、謂虞夏商周之書、即虞夏商周之史亦可也、苟如後儒所論、徒有取于史識史才史學三者具長、而于道一無當焉、則其文非不工、事非不核、筆力非不古健雄俊、此亦謂三代以下之史也、又何怪經史事道之攸分哉、凡九州與地所載、靡不具于禹貢、今猶古也、柰何後儒于經中所載山川、徭以意見言之、豈知郡縣雖與九州異名、而區役率未之改、即九江孔殷載諸荆、可知言及揚州者誤矣、三江底定載諸

揚可知言及梁州者誤矣九河之跡其地今猶可考則知謂碣石并九河淪于海者誤矣陽鳥今尚攸居如故則知疑彭蠡于他郡者誤矣禹貢成于三苗即敘之後則知謂禹未嘗親至荆揚遣官亦畏三苗不敢入故荆揚有錯簡者誤矣學書大言

夫東作南訛西成皆言其方而冬獨謂之朔則朔即北矣舜典東巡狩至于岱宗南巡狩至于南岳西巡狩至于西岳朔巡狩至于北岳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則朔爲四方之北無疑也不然何取于幽都之義也在易卦離爲日坎爲

月、坎非正北方之卦乎、日月交會于壬而壬非亥子之間、兩日終始之際乎、虛乃北方七宿之中、而中星在昴、則日不在虛宿之初度乎、可見正北坎位壬子、而虛宿所在、謂之朔、乃月之本位也、每月晦朔之間、月到坎位、而日來會之、則日月交會、名之爲朔、日魂月魄、交相摩盪、陽神陰精、互爲吐納、此正天地之交構也、朔日之名本諸此、晦即幽都、而萬象幽暗、自此復蘇、與易之明入地中、用晦而明、其義同、知朔則知易矣、惟日月合璧于朔、故相推明生、萬古常新、四時之溫凉寒暑、萬物之生長收藏、悉本乎此、易之生生、

丹生家取 八卦離大 而又有 其說爲 與坎者 參

取諸日月之相繫也至顯明矣繫辭謂陰陽之義配日月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孰非朔易之義乎否則朔易止謂歲事更易何爲獨曰平在而南訛亦于人爲何與哉世之人徒知天之神爲日而日與月交于朔莫之知也徒知人之神爲心而神與精交于坎莫之知也試肯虛察于寤寐間當即得之矣是以觀精神交于腎則天地交構愈明觀日月交于朔則人心交會愈顯但在人一日之夜分即在天一月之晦朔一歲之冬至朔易

長江原委并禹之導江所載亦甚詳矣以禹貢之文

考諸今日之地勢非能以盡同乎是故言九江則以今日之九江府當之湓江分爲九既無間斷之殊江漢水匯爲彭蠡亦無倒入湖口之勢有如朱子之所辯者且緣此遂謂大禹未嘗身履梁雍荆楊地止分遣官屬往視况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氏所居當時水澤山林深昧不測方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未必遽敢深入其境是以但見彭蠡之爲澤而不知其源之甚遠而且多但見洞庭下流之已爲江而不知其中流之常爲澤而甚廣也是因今日之地名疑禹貢之錯誤其果然歟又引鄭樵謂東滙澤

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爲衍文是又因後人之說。疑禹貢之宜刪也已。試以九江郡與彭澤縣之有可考者言之山海經言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水經言廬江出三天子都北過彭澤縣西北入江巳與禹貢不合漢之廬江郡即今廬州安慶地故不在江州潯陽本以漸之潯水得名亦不屬柴桑縣漢九江郡本在江北而江州實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潯陽并柴桑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晉安帝義熙八年始省潯陽入柴桑縣其後唐又改柴桑縣爲潯陽縣然則今之九江郡且非漢晉時九

江矣況禹貢之九江邪。惡可據今之九江以潯水中洲渚之間屬。而并疑經文也。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或指彭蠡爲南江以足經文中江非江之數。故與震澤不相關。或謂三江宜求之上流。如郭璞山海經註岷山大江所出也。崍山南江水所自出也。崌山北江水所自出也。三江皆發源于蜀。注于震澤。故禹貢紀其原及其委耳。若只據其地名求之周禮職方氏云揚州藪曰具區川曰三江。則周禮距禹貢将千餘年。而具區已異乎震澤之名矣。矧今之太湖。又異乎震澤具區之名耶。或又指巴陵爲東陵指洞庭爲彭

蠡要皆出於臆度之見以數千年之後求合數千年之前陵谷變遷安得一一悉如故也經文前云彭蠡既豬則其自豬爲澤明矣後云東滙澤爲今每歲春夏江漢水漲則湖口倒流入彭蠡以上達豫章郡孰謂經文之果誤哉噫禹貢傳來舊矣繪畫天下山水田賦爲萬世不刊之典九州山川各有分疆觀三江既入載之揚州則知求之上流者非也觀九江孔殷載之荆州則知郡名江州而求其跡于湖口者非也觀三危既宅三苗丕敘載之雍州則知洞庭彭蠡之間爲三苗所阻不知作禹貢時三苗皆已懷服而遺

官之說。其非尤甚。觀漢爲非江、江爲中江。則鄱湖爲南江。可不言而喻矣。故曰信聖經者宜據古以考今不宜因今之異同以疑古也、至云禹貢錯誤云十三字衍文當刪、則吾豈敢。禹貢疑議

無逸之書、周公舉以告其君、孔子取以筆諸經、可信可傳、無踰此者、史遷尚以祖甲爲淫亂、而妄加詆毀向非無逸之篇、則祖甲之誣、將終于莫之白、而至有疑祖甲爲大甲者、是史以記事、其於事之是非莫僞且不可憑、則又何有於道哉、按書之多士篇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左傳晉趙鞅救鄭筮遇

泰之需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春秋去古未遠且
其言即爲泰泰九五而發亦有可據何京房傳乃有湯
歸妹之辭荀爽對策張說作銘皆因之程傳則以史
謂湯爲天乙厥後有帝祖乙皆賢王也後又有帝乙
未知孰是夫書稱帝乙有明德及考史鑑所載則云
帝乙商道益衰將信載道之經乎抑信記事之史乎
信經則書與易合信史誠不免程傳之疑矣夫易書
所稱帝乙祖甲皆周公所表章也二王必爲商之賢
王無疑況商王多以十干爲名取乙之名者五曰天
曰祖曰小曰武曰帝其世次各異何爲不直信易卦

此紛紛者作宜歸西說也

文所稱本帝乙也而反以天乙祖乙之相混以甲名者五曰大曰小曰沃曰陽曰祖亦世以名殊何爲不直信書無逸所稱本祖甲也而反以太甲之相淆雖然經史中或帝乙原無可考疑爲天乙可也而載諸多士者至明顯矣傳易者不之信而祇信緯書與京氏之說或祖甲原無可考疑爲太甲可也而載諸無逸者至明悉矣傳書者不之信而祇信帝記與孔氏之說焉則是經且因傳而淆之矣又何怪史遷簉誣祖甲帝乙而後世莫之辯哉噫傳稱夏后孔甲擾于有帝且有盤盂之戒而史遷亦謂其淫亂不道令雖

欲辯之其如文獻不足徵何祖甲帝乙

考康誥所由作在書序則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書傳則曰武王封康叔於衛乃作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若果以為成王時作也然篇中所稱如朕其弟顯考文王乃寡兄勗適乃文考既曰考曰兄曰弟其必非成王詞也明矣或謂誥作於周公而稱弟者周公弟之也豈有王若曰孟侯朕其弟而可為周公之稱乎此必武王命康叔之詞而序之誤也無疑矣或又為武王時康叔尚幼故未就封然篇中有曰朕心朕德惟乃知曾謂

知武王之心德者尚可以幼言之乎但其文拳拳于明德慎罰中有助王宅天命猶曰其尚顯聞于天無作殄等語不類封國之誥也嘗按春秋傳定公四年祝佗曰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命伯禽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命以康誥封以殷虛又曰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即此以意度之或者即康叔爲司寇而命之以是誥歟以命司寇之誥爲封國之誥或曰因康叔之國在殷地而後人誤傳之歟但斯言也亦因康叔爲司寇之言而言之耳噫若果信以爲司寇之誥匪特與明德慎罰之文不相悖

而封國在司寇之後則書傳與祝佗之言皆可意會矣康誥

穆王周賢君也後儒信雜說而不信聖經乃誣之以耄荒何哉昔孔子定書曰周成康之後獨存穆王作君牙伯冏呂刑三書用人訓刑俱不墜文武成康之風烈及觀韓退之作徐偃王遺碑乃曰偃王凡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于仁義時周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得八龍騎之西遊宴王母于瑤池歌謠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于徐執三帛二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二十六國穆王方且復命造父御

長驅而歸，伐徐偃王，北走。嗚呼，如退之之說，則夫子所存三書皆可廢矣。孰知是說也，倡之者列子，和之者左氏。信雜說而不信聖經，退之不得逭其責也。

穆王三書

昔者孔子刪書，而終之以秦誓，嘗竊怪焉。或以爲周衰而秦興，孔子固已先見其微，而於敘書特錄之也。噫，聖人之心至公無我，豈逆料於數百年之後，而以事功成敗論哉。及觀秦誓一篇，則見穆公悔過遷善，懇至惻怛，春秋戰國諸君慮未有及此者也。然則如穆公者，聖人惡得而不與，而秦誓一篇，聖人惡得而

不錄、泰嘗許敬庵

經濟編

議論正大

書稱商始咎周以戡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爲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有反晏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黙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

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爲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

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爲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爲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文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

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諸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

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爲稱十有三年

對曰畢喪伐紂出于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爲後世法及孔子旣殁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三年爾復何疑哉

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治兵于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歐陽修泰誓論